

明清言情世情小说合集

言
情

世
情

第一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言情世情小说合集/李克等编. —北京:中国文联
出版公司,1998

ISBN 7-5059-3051-6

I. 明… II. 李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作品集-中国-明代
②言情小说-作品集-中国-清代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3143 号

书 名	明清言情世情小说合集(1~6卷)
编 者	李 克 李雪季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邓 壮 杨小葵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北商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16
字 数	7200千字
印 张	487.5
版 次	199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3100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051-6/I·2309
定 价	1180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第一卷分目

- 《贪欣误》 (1—48)
- 《醋葫芦》 (1—154)
- 《禅真逸史》 (1—430)
- 《锦香亭》 (1—118)
- 《型世言》 (1—372)
- 《玉娇梨》 (1—155)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王宜寿 生儿受尽分离苦 得梦寻亲会合奇 (1)
- 第 二 回 明青选 说施银户限 幻去玉连环 (7)
- 第 三 回 刘烈女 显英魂雷霆告警 标节操江水扬清 (16)
- 第 四 回 彭素芳 择郎反错配 获藏信前缘 (24)
- 第 五 回 云来姐 巧破梅花阵 (32)
- 第 六 回 李生 徐子 狂妄终阴籍 贪金定损身 (42)

第一回 王宜寿

生儿受尽分离苦 得梦寻亲会合奇

千重肌血受胞胎，十月怀耽岂易哉。

情实片言违主意，羁栖两纪受身灾。

不因梦里腾云去，争得山边避雨来。

子母如初天理在，晚年甘旨且相陪。

人生一夫一妇，名为一马一鞍。娶了姬妾，便叫做分情割爱。但娶妾的甚有不同，有一等富贵之家，专意贪图美色，纵欲求欢，不惜千金买娇娥者；有一等膝下无儿，希图生育，多置媵妾，不仅仅思供耳目之玩者。无奈妇女之流，不识轻重缓急，一味吃醋研酸，做出许多榜样。那为丈夫的，一来爱惜名节，二来以妇女不好十分较量，渐渐让一个惧内的头目成了。

我朝有个总兵，姓纪名光，号南塘，是个当世名将。灭虏寇，杀倭夷，无不指挥如意；遣兵将，相形势，何尝差错分毫。不合当日把个公郎做了先锋，临阵偶然失事，军实难庇护，就学那韩元帅斩子的故事，将来绑出辕门，枭首示众。夫人不及知，不曾出来力救，闻之，止有悲痛哽咽，怨恨不已。后无子嗣，再不容他娶妾。总兵杀了亲儿，也难好对夫人强求，但隐忍畏缩，无后承宗，怎免得不孝之名。古语道得好：娶妾谋诸妻，必不得之数。怎使守定死路，不去通融？遂私立别馆于外，另娶娇娃，连生二子，渐已长成。

一旦，总兵六旬，大张寿筵，亲朋毕集，一时高兴，私令两个儿郎，假装做朋友之子，家来祝寿。夫人年老无儿，看见甚是欢喜，引他在膝前嬉耍，这两个儿子忘其所以，不觉顺口叫出一声“爹爹”来。夫人随即怒目圆睛，说道：“这孩子好没分晓，别人爹娘，如何胡乱称呼！”内里丫环也有预知是老爷公子，口快的露个风声，就如火点百子爆，咕咕聒聒，吵闹惊天，吓得两个小官人，没命的望外边一道烟溜了。夫人急忙传令，打轿亲追。还亏了总兵平日军威严肃，无人敢来凑趣，只在衙内如春时雷电，轰轰寻个不已。正是：

闺门只听夫人宣，阍外才有将军令。

幸喜得天无绝人之路，遇着夫人嫡弟正在标下做参游，早来称贺，总兵急促里，就在他身上讨一个出脱法子，道：“我因乏嗣，行权娶妾，今得子全

家。汝姊不谅，又做出这等丑模丑样，真欲绝人祭祀！汝速去调妥：母子全收，策之上也；留子去母，策之下也。二者不可得，我决当以死争。先杀汝一家，大家都做绝户罢了！”

其弟正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委委曲曲，在夫人跟前再三劝解。夫人只当耳边风，那里肯听。参游计无所施，只得下跪哀泣，说到“戮辱全家，父母不得血食”，略略有些首肯。参游登时回覆，即令一妾领了二子，一同进见。夫人尚逞余威，将妾痛责逐出，自□其子。总兵已先布置在外，仍旧将妾寄养，上下瞒得不通风。后来夫人去世，迎归同住，母子团圆，一生快乐。若使总兵终于惧内，不思活变，那得个儿子来庆生？后边若没个母舅做救兵，这娘子军发作，便大将也抵不住，大丈夫反经行权的事，定要相时，自立个主意，决不可随风倒舵。

今说个果山之隅，有一个富翁，姓王名基，表字厚重。家中积金巨万，积谷千仓；生平安分，乐守田园。娶了个妻室安氏，是个大族人家，有几分姿色，但性格严刻，又兼妒忌，十余年来，惟知：

鸳鸯稳宿销金帐，忘却生儿续后昆。

王基虽然有些惧内，儿子毕竟是心中要紧的。背地忧愁，闷闷不乐，每动念娶妾，又退缩不敢即形口齿。看看四十岁到来，须鬓已成斑白，亲族都来庆生，设席款留附饮，便乘醉淘洗心事，睨其妻说道：“我和你二十余年夫妻，口不缺肥甘之奉，衣不少绮罗之服，可谓快活过了半生。只是膝下半男只女都无一个，留下这许多家私，谁来受用？我们这副骨头，谁来收拾？死后逢朝遇节，谁来祭享？”两人说到伤心刺骨，到悲悲戚戚起来。安氏尚有大家风味，得一时良心发现，便道：“你如今年力未衰，尽可寻个生育，不必如此悲啼。”

王基听得，千谢万谢。忙忙走去，叫个媒妈妈替他讲说，寻个偏房。安氏私下密嘱：“不要寻了十分娆妖出色的。”媒妈妈领命而去。访得一个人家，姓柳，有女名柔条，年纪方才一十八岁，容貌端庄，举止闲雅。但见他：

眉儿瘦，新月小，杨柳腰枝，显得春多少。试着罗裳寒尚早，帘卷珠楼，占得姿容俏。

翠屏深，形孤袅，芳心自解，不管风情到。淡妆冷落歌声杳，收拾脂香，只怕巫云绕。

只是人家中等，父母都亡，高门不成，低门不就，惟恐错过喜神，正要等个主儿许嫁，加之媒婆花言巧语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自然一说一成。择日下些聘

礼，雇乘花轿，娶过门来。王基一见，果然道：

妖冶风情天与措，清瘦肌肤冰雪妒。

百年心事一宵同，愁听鸡声窗外度。

安氏见之，口中不语，心内十分纳闷，好似哑子吃黄连，苦在心头谁得知？王基也只认他是贤惠的，私下与柔条乘间捉空，温存体贴，周年来往，喜得坐妊怀胎。安氏要儿心急，闻知有妊，解衣推食，毫无吝惜；祈神拜佛，无处不到。至十月满足，催生解缚，一朝分娩，果然天赐麒麟，满家欢天喜地。方显：

有个儿郎方是福 无多田地不须忧。

安氏急急去寻乳母，将来乳哺，日夜焚香祷祝，只求长大成人，取名宜寿，字长庚。那柔条亦思得子可以致贵，何尝虑着不测风波？彼此忘怀，绝不禁忌。

忽一日，抱儿坐在膝上，与王基引诱嬉笑。安氏走过觑见，来到房中，想道：“我与他做多年夫妇，两个情深意笃，如胶似漆。不料如今这东西，把一段真情实意全都抢夺。日间眉来眼去，实是看他不得；夜里调唇弄嘴，那里听得他过。如今有了这点骨血，他两人越发一心一路，背地绸缪。儿子长成，一权在手，那有我的话（活）分？不如留了孩儿，打发这东西出门，不特日下清静，日后儿子也只道是我亲生，专来孝顺是稳的。”口与心中思量停当：先定分离计，来逐意中人。

一日，对着柔条说：“我向因自己肚皮不争气，故没奈何，讨你借个肚皮，生个儿子。今儿已及周，乳哺有人，你的事已完局，用你不着了。我拣选个好人家嫁你去，一夫一妇，尽你受用，免得误了你半生。”柔条一时闻言蹙额，对主母道：“娶妾原为生儿，妾如不孕，去妾无辞；今有几周余，如何有再嫁的道理？妾又闻女训云：“‘好女不更二夫。’妾虽不肖，决难奉主母命。”安氏尚道他是谦词，又对着他说道：“俗语云：‘只碗之中，不放双匙。’又说：‘一个锅里两把勺，不是磕着是碰着。’我和你终在一处，必至争长竞短，不如好好开交，你可趁了后生，又可全我体面。倘执拗不从，我却不顺人情，悔之晚矣！”柔条泣曰：“身既出嫁，理无退转。儿已庆生，逐母何因？生死但凭家长，苦乐不敢外求，惟愿大娘宽容。”安氏听他不肯去，如火上加油，焦燥了不得，即将柔条首饰衣衫尽情剥去，竟同使婢，粗衣淡饭，略无顾恤，不过借此措勒，要他转一个出嫁的念头，谁知他受之安然。那安氏又放出恶肚肠，一应拖泥带水、粗贱生活，折罚他做，少不如意，又行朝打暮骂，寻闹

一个不已。

一时凶狠实哀哉，平日恩情何在也。

柔条只是情愿忍耐，再无退言，安氏也无缝可寻，时时但闻恨恨之声。不期一日，宜寿走到亲娘面前，倒在怀里，哭将起来，诚所谓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的真情。柔条不觉伤心，失声号泣，惊动了安氏。好一似老虎头上去抓痒，发起凶性，执杖而骂道：“小贱人！好意叫你出嫁，你又撇清卖乖。如今拐骗儿子，用个主意，莫非要设心谋害？这番决难留你！”登时逐出门来，不容停留半刻。那个王基也不知躲在那里，就如与他毫不相干一般。柔条走出门来，上无亲，下无眷，竟似乞婆一般，身无挂体衣裳，口无充饥米粒。

昔作闺中女，今为泣路人。

幸得王家族里，有个王员外，平生仗义，扶危济困是他本念。目击家中有此不平之事，忿忿的要学个苏东坡谏诤柳姬，去解劝一番。又思量道：“妒妇一种，都是那些委靡丈夫时常不能提醒，以致些小醋时，反假意任做取笑；又思一味欺瞒，百般招服，惯了他的性子，只晓得丈夫是好欺的，不管生死，遇着有事，声张起来，丈夫又怕坏了体面，遮遮掩掩，涂人耳目。容纵已不成模样，我如何便以舌争？不如且收留他家来安顿，免得外人耻笑。且待他儿子长成，慢慢再与他计较，两下会合罢了。”教个使用婆子去领了回家，随常过活。

不觉光阴如箭，宜寿日渐长大。家中替他说亲，请个先生教读诗书，恩抚备至。宜寿也不知嫡母之外，还有个生身母亲。王基也日就衰老，有子承宗，心满意足，对柔条也不在意了。无奈安氏胸中怀着鬼胎，时刻防闲。访问得这冤家留住本族家里，全怕人引他儿子去见，无事生事，去到那家，寻非作闹，絮絮烦恼，日夜不休，他家甚觉厌烦。柔条安身不稳，说道：“何苦为我一人，移累他家作闹。”依先走出，东游西荡，经州过县，直到凤凰山下，一所古庙安身。日间采些山草去卖，夜间神前栖宿。天青月白之下，仰天呼号：“宜寿，宜寿，知儿安否？知母苦否？”哀泣之声彻于四境。

偶遇梓童帝君云游八极，看见凤凰山瑞霭森蔚，徜徉子其间，闻而恻然，就本山之里域问其来历。里域一一奏知帝君。帝君曰：“有此怨妇，何忍见之？有儿无望，何以生为？可怜凡夫昏昧，境界隔绝，无人指迷，以至如此。吾将登宜寿于觉路，而与之聚孤乎！”遂题诗一首：

寻幽缓步凤山阴，惊见贫婆凄惨真。

有时念子肝肠碎，无计营生珠泪倾。

日采山花同伯叔，夜栖神宇恨王孙。

广行方便吾曹事，忍见长年母子分。

帝君竟往果山而来，寻访宜寿。

此时宜寿也有二十余岁，娶妻张氏，相得甚欢。不过二年光景，已生儿清秀，看看周岁。宜寿正与妻子对膝抱弄，怎奈张氏把丈夫前因往迹，件件明透，向恐婆婆严切，吞声不语，此时触景伤感，不免一五一十都向宜寿说了。宜寿惊心大恸，埋怨妻儿不早说破，即日便将家事付托于妻子，也不与爹娘禀告，单身就道，寻访生身之母。

到一市镇，人人下礼问去向；遇一庄村，个个陪笑探虚实，那见有些影响？宜寿又自想道：“他是女身，怎能走得远路？或在附近四邻乡村存身，不如回转细访。”家中父母知他私出，又着人四下追求，遇见宜寿，劝他回程。宜寿只得转来，一路求神问卜，朝思暮想，凄惨已极。正好帝君驾云而来，观见他苦楚景状，因而托彼一梦，梦中指点他该经过的地方，某处登山，某处涉水，明明令其牢记。宜寿惊醒，却是一梦。正是：

分明指与平川路，不必奔波逐去程。

宜寿打发家人先回，仍依着梦中路程，逐程而去。走到一处，果然与梦中历过的境界相合，心中暗喜，猛力前奔，免不得晓行夜住，宿水餐风，望路面〔就〕。

逐程风景无心恋，贪望慈帏指顾中。

一日，走到凤凰山下，倏然一阵狂风大雨，前无村舍，后少店房，刚有一间古庙坐在路侧，挨身而进，避这风雨。抬头瞻仰庙宇，却是本山土地之神，整冠端正，拜祷神前。忽然见一老妇，背一捆山柴，跑进庙来，放柴在地，看见了一人跪着，听其声音，又是同乡，追思旧土，想念娇儿，高叫“宜寿”数声。宜寿急促回看，却是一个老妇，〔随声〕答应，转身细认，吓得柔条反呆了脸，开口不出，倒去躲了。宜寿仓皇失措，觉得自己轻率，深为懊悔。那柔条亦一时着急，不暇辨别。及至过了一会，追念声音，模拟面貌，着实有些动念，从新走来致意。宜寿便将远地寻母的缘故，细细说明，又问他因何只身在此？柔条也将生儿被逐的出迹。一一诉说。两人情景，适合符节，子抱母，母抱子，痛哭伤情。

踏破草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两人相携，依路而归，不觉到了家门。其时王基二老已是昏耄，媳妇带了孙儿，拜贺于庭。一家团圆，和气盈满，叩谢神天，永载不朽。若使王基

不萌娶妾之念，焉得有继统之人？只是后来也该竭力周旋，不宜任他狠毒。若是柔条不生此子，谁肯登高涉险，踟蹰而趋，感动神灵，指引会合？故为丈夫的不可学王基，为子的不可不学宜寿。

骨肉摧残数十秋，相逢全在梦中游。

当年不解承宗嗣，安得孤身返故丘！

第二回 明青选

说施银户限 幻去玉连环

熔冶阴阳天地炉，达人弹指见虚无。

篆图秘授长生诀，铅汞经或出世术。

奉使蟾蜍诬帝子，还携环珮证仙徒。

清风两袖知何处，玄鹤翩翩去紫都。

世间拘儒，每每说起怪幻之事，便掩耳以为不经之谈。不知古来剑客飞仙，若昆仑奴、妙手空空儿之流，何代无之？但其间或为人抱负不平，或为人成全好事，纯是一团侠气激发，却于自己没一些利欲，故垂名千古。若徒挟着幻数，去掠人财物，这终是落了邪魔外道。然据他那术数演起来，亦自新人耳目。

就如嘉靖年间，有一个大金吾，姓陆名炳，名重当朝，富堪敌国；艳妾名姬，如翠屏森立，好似唐朝郭令公一样。时逢中秋佳节，排列筵宴，那金吾在庭前玩月，挟着姬妾们，吹弹歌舞，且是热闹。忽见一个力士，头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从空而下，突立庭前。那金吾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这所在都是高墙峻宇，且外宅营兵四下巡守，此人如何得到这里？”便立起身来，延之上座，欠身问道：“力士能饮乎？”答道：“我非为饮而来。”金吾道：“莫非欲得我侍妾，如昆仑故事乎？我处姬妾颇多，但凭尊意择之而去。”力士摇首道：“非也！”金吾道：“即非为此，明明是来代人行刺了。我陆炳亦是个好汉，并不怕死，只要说个明白，可取我首级去！”力士又摇着头道：“非也！”金吾道：“既非为此数件，突然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力士道：“我只要你那一颗合浦珠。”金吾想道：“向日李总兵曾送我一珠，也叫道什么合浦珠，但我并不把这珠放在心上，凭侍妾们拿去，实不知落于何人之手。”那些侍妾们齐道：“珠到各人所蓄颇多，但不知怎样的便叫做合浦珠，叫我们那里去查来？”那力士便向袖中摸出一颗来，道：“照这颗一样的。”侍妾们一齐向前争着，内有一妾道：“这珠却在我处。”那妾径去取来递与金吾，金吾递与力士，力士不胜欢喜，把手拱一拱作谢，便化一道彩云而去，岂不奇绝！

如今还有个奇闻，是当今秀士，姓明名彦，字青选，四川眉州人。自幼父母双亡，为人天资颖悟，胸尽尽自渊博，但一味仗义任侠，放浪不羁，遂

致家业罄尽，无所倚赖。好为左慈、新垣平之术，只恨生不同时，无从北面受教。闻得岳州地方有个异人，姓管名翥，字朗生，精于遁练之法。明彦想慕此人，收拾些行囊，独自一个搭船到岳州。那管翥踪迹不定，出没无常，明彦寻访半年有余，并没下落。心下昏闷，无处消遣，闻洞庭湖边有岳阳楼，乃吕纯阳三醉之所，前去登眺一回。只见满目江景，甚是可人，遂题诗于壁：

楚水滇池万里游，轻舟重喜过巴丘。
千家树色浮山郭，七月涛声入郡楼。
寺里池亭多旧主，阁中杖履若同游。
曾闻此地三过客，江月湖烟绾别愁。

赋毕下楼，趁步行了数里，腹中觉有些饥渴，一路都是荒郊僻野，那得酒食买吃。又行数里，远远望见一茂林中，走出一童子来，手中携着一个蓝儿，里头到有些酒肉在内。明彦向前，欲与童子买些，那童子决然不肯。明彦道：“你既然不肯卖，可有买处么？”童子指着道：“只这山前，便有酒家，何不去买些吃？”明彦听说大喜，急急转过山后，只见桃红柳绿，市簇簇一村人烟，内有一家，飘飘摇摇挂着酒帘。正是：

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明彦径到酒家坐定，叫：“拿酒来”。那酒保烫了一壶酒，排上许多肴馔。明彦心中想道：“身边所带不过五百文，还要借此盘缠寻师访友，倘若都吃完了，回到下处把些什么来度日？不吃又饥饿难忍。”正在踌躇之际，忽有一个道士，头戴方竹冠，身穿百衲衣，手中执着拂尘，也不与明彦拱手，径到前席坐定。明彦怪他倨傲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斟自饮。那道士倒忍耐不定，问道：“你这客官，是那里人？”明彦道：“我四川眉州人也。”道士说：“来此何干？”明彦道：“寻师访友。”道士说：“谁是你师父？”明彦道：“当今异人管朗生。”道士说：“什么管朗生？”明彦道：“管师父之名，四方景慕，你是本地人，倒不知道，也枉为一世人。”道士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不曾见异人的面，故只晓得个管朗生。”明彦听他说话，倒有些古怪，心中想道：“当日张子房圯上遇老人进履，老人说：‘孺子可教。’便授以黄石秘书，子房习之，遂定天下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’这个道士倒也不要轻慢他。”遂竦然起立，把盏相敬道：“愿师父一醉。”道士说：“我知你身边所带不过五百文，何足醉我？”明彦吃了一惊道：“我所带之数，他何由知之？必是不凡之人。”问道：“师父将饮几何，才可致醉？”道士说：“饮虽百斗，尚未得醉。”明彦道：“弟子身边所带，不足供师父之醉，奈何！”道士说：“不

妨，我自能致之。”那道士将桌上噓了一口气，忽然水陆备陈，清醕数瓮。明彦看了，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这师父果然不凡。”愈加钦重，执弟子之礼甚谨。那道士那里睬他？也不叫他吃些，只是自己大嚼。不上一杯茶时，桌上菜蔬，瓮中美酒，尽数吃完，不留丝毫，径往外走。明彦一把扯住，道：“师父那里去？挈带弟子一挈带。”道士说：“你自去寻什么管朗生去，只管来缠我，可不误你的前程？”明彦只是扯住不放道：“师父既有此妙术，毕竟与管师父定是同道中人，万乞师父挈带同行，寻管师父所在，就是师父莫大功德。”

原来那道士就是管朗生，只不说破，特特妆模做样，试他的念头诚也不诚。那道士见他果然出于至诚，便道：“我虽不认得什么管朗生，你既要寻他，可跟我去，须得一年工夫，或可寻着。你若性急，请自回去。”明彦道：“寻师访道，何论年月，但凭师父指引。”道士说：“今先与你说过，倘或一年找不着，你却不要埋怨我。”明彦道：“就是再多几年，总不埋怨着师父。”道士说：“这等，便可随行。”明彦见道士应允，不胜欢喜，将身边五百文还了酒钱，只见道士所执拂尘失落在桌上，明彦搦在手中，随了道士出门去。

那道士行步如飞，那里跟的上？行不了十余里，转一山湾，忽然不见了道士。天色已晚，前后又无人家，明彦一步一跌，赶上前路找道士，那里见些影儿。走得肚中已饿，足力又疲，远远望见山头上有一小庙，明彦只得爬上山去，推开庙门，蹲坐一会。约有二更天了，只听得四山虎啸猿啼，鬼嚎神哭，孤身甚是恐惶。道士还要他坚忍性情，又变出些可畏可惊之事历试他。忽来敲门，明彦听得似道士声音，不胜欢喜，连忙开门，只见一只老虎，张牙舞爪，跳进门来，唬得魂不附体。

萧然变魂，暮夜黯如幽隐。听风驱万树，猛咆哮近身。舞利爪如掷刀，排钢牙便似那列戟，颠狂惊杀人。纵做朱亥圈中也。怎当他那金睛怒逞。瘦弱书生，恐这样形躯不入唇。

明彦一时无计可施，只得躲在庙门后，却有一根门闩，将来抵挡他，却被那孽畜一口衔去，丢在山下去了。明彦又无别物可敌，止有道士拂尘在手，那孽畜赶将过来，明彦只将拂尘一拂，那孽畜便垂首摇尾而去。明彦道：“这道士真有些神奇，难道这一个拂尘儿，大虫都怕他的？”

说也不信，正在赞叹之际，只见一阵狂风，一个黑脸獠牙的跳进来。明彦道：“苦也。这番性命怎生留得住！”

飘零力尽，经旬鞦韆。奔波苦楚，黑鬼侮行尘。道是张飞现形。这

壁面却不是尉迟公，从今再闻这些狰狞行径。不念岐路，马足伶仃。莫缠他、天涯吊影身。

明彦左顾右盼，无有安顿之处，只得躲在神像背后，口中叫：“神明救我一命，日后倘有发迹之时，决当捐金造庙！”那黑鬼那里肯饶他，直奔到神像之后来擒明彦。明彦死命挣定，也把拂尘一拂，那黑鬼酥酥的放了他，嘿嘿而去。

明彦自此之后，信服道士如神明一般。乱了一夜，看看天亮，出了庙门，再去寻那道士。又翻了几个山头，望见竹林甚是茂盛，内有大石一块，明彦就在石上一坐，身体困倦，不觉的昏昏睡了去。那石头却也作怪的紧，突的一动，把明彦翻倒在地。明彦惊醒，石头不见，却见那道上端坐在那石块上。明彦见了，不胜欢喜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倒身就拜，那道士动也不动。明彦将夜来苦楚，细细说了一番，道士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也！我叫你不要跟来，如今受这许多苦楚，着什么要紧。”明彦道：“只要师父找着管师父，便再受些苦，也是情愿。”道士看他诚心可嘉，便直对他说：“你要寻甚么管朗生，一百年也找不着，你便将我权当当管朗生何如？”明彦已悟其意，又复拜恳道：“弟子愿悉心受教。”道士从从容容身边取出一小囊来，囊中有书数页，递与明彦，明彦跪而受领，喜出望外。道士说：“我身如野鹤，来去无常，此后不必踪迹于我，但将此书寻一僻静所在细细玩讨，自有效验。日后另有相见之期，不可忘却了这拂尘儿。”言毕，化一道清风而去。明彦望空又拜，拜毕，寻路而行。

行不数里，有一小庵，庵中止得一个老僧，甚是清静。明彦向老僧借住，将此书细玩，前数页是炼形飞升，驱雷击电的符咒；后数页是烧丹点石的工夫。明彦看了道：“如今方士辈，动以烧炼之术走谒权贵，以十炼百，以百炼千，阿谀当时，岂不是个外道！若果炼得来，用得去济得人饥寒，解得人困厄，庶几也不枉了行道的一点念头。”整整坐了四十九日，把这书上法术，一一试验得精妙。于是遍游江湖，那些公卿士夫，也都重他的坐功修养。

一日，云游到鄱阳湖口，远远望见一个妇人，手持白练，将缢死树上。明彦便动了那恻隐之心，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忙跑上前，且喜那妇人尚未上吊。明彦道：“你这女客，何故如此短见？”那妇人便含着泪，向前叩礼道：“仙客在上，妾也处之无可奈何。妾夫周森，手艺打银度日，被匠头陈益，领了宁府打首饰银三千两，雇妾丈夫帮做。岂知陈益怀心不良，将

宁府银两尽行盗去，见今发落有司缉获。妾夫亦被陷害，拘禁囹圄，鞭打几毙，想这性命料也拖不出。丈夫不出，妾依何人？不如寻个自尽，倒得干净。”言讫，扑簌簌吊下泪来。

信乎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。

明彦见那妇人哽哽咽咽哭不住，又问道：“那宁府钱粮，你丈夫多少也曾侵渔些用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丈夫若果偷盗，妾必得知。若果偷盗，不远遁去，是飞蛾投火，自送死了，何曾见他有分毫来！”明彦道：“不须讲，我知道了。你且在树林深茂处躲着，自有晓报与你。”那妇人果潜在茂林中，远远望见明彦口中念咒作法。不一时，起了朵云头，降下个狰狞恶煞的金甲神，拱手前立，听了他指挥一遍，复驾云而去。那明彦方才叫出妇人道：“我适才已召值日功曹，查得陈益挈家逃入海中，被海寇劫资，乱刀杀死，全家沉没。不然，我还要飞剑去砍他的头来，今不可得矣！就你丈夫的罪，我一还要为他解纷开豁，你且回家静待，一月后可消释也。”那妇人倒身下拜称谢，不题。

却说那明彦，探听得宁王积蓄甚厚，便也存着一点心儿。一日，宁王当中秋之夕，宫中排列筵席，宫嫔缤纷，笙歌杂沓，庆赏佳节。因见月色甚好，分付撤了延宴，携了妃子，同登钓月台上玩月，诗兴陡发，便叫宫嫔捧着笔砚，题诗一首于台上：

翠壁瑶台倚碧空，登临人在广寒宫。

峨眉未作窗前画，吴楚遥添镜里容。

大地山河归眼底，一天星斗挂帘东。

士人应喜攀蟾易，十二栏杆桂子红。

吟罢，夜深人静，月色愈加皎洁。那明彦略施小术，将自己化作一个童子，把拂尘儿向空一丢，变做一只玄鹤。正值宁王酣歌畅饮之际，忽见月宫门开，光彩倒射中，有一童子穿青衣，跨玄鹤，冉冉从空而下。直至王前，稽首道：“我主姮娥，致祝太王、妃子，千岁！千岁！”王与妃子不胜骇异，起身回礼道：“你主乃天上仙娥，我乃人间凡质，有何见论，差你下来？”童子道：“我主并无他说。因殿前八宝玲珑银户限岁久销铄，非大王不能更造，愿为施铸，当增福寿。”宁王见此光景，敢拂来意？欣然应允，道：“此事甚易，但须示之以式样，我当依样造奉。”童子解开小囊，拿出一条长绳道：“式样在此。”王命妃子量来，计长一丈一尺，阔厚各七寸。王收了此绳道：“仙童请返报命。”童子又道：“必须良工巧制，庶堪上供，不然恐徒往返不用。当于来月十五完工，即有天下力士来取也。”言毕，复翩翩乘玄鹤凌空飞入月宫，

宫门闭。王与妃子极口称奇不已，回宫安寝去了。

次早上殿，集了大小宫臣，备说此事，那宫臣俱各称贺。独有个孔长史，是山东济南人，从容向前曰：“月宫乃清虚之府，岂有范银为限之理？此必妖人幻术，为新垣平玉杯之诈以欺殿下耳，愿殿下察之。”王听说，未免有些疑心，未即兴工铸造。

迟了两日，十八之夜，月门忽开，童子又跨鹤下来道：“银户限未铸，大王疑我为幻乎？我主以大王气度慷慨，特来求施，若大王迟旨，我当回奏我主，必遣雷神下击，薄示小警，那时恐悔无及矣！”言毕，复飞去。

王又迟疑数日，果然风雷大作，雷电击碎正殿一角。王乃大恐，急捐银万计，发了几个内相，命即日兴工，限半月内完。这千内相领了银子，叫到了十几名银匠，要铸这银户限。只见银匠中走出一个来道：“禀公公，小的们止会打首饰、制番镶，若要铸这银户限，须得个着实有手段把得作的方好。”内相道：“你们如今晓得那个有手段，开名来！”众银匠道：“除非是前此犯事在监的周森，果然有些力量。”众内相就禀了宁王。

宁王下令与有司，取监犯周森。周森闻取，又不知为什么事，大大怀着一个鬼胎，到府前方才晓得要他铸银户限。他便心中也动了个将功折罪的念头，便欢忻踊跃见了内相。一例儿领着众人，装塑子，整坩罐，整整忙了十个日子，果然铸得雕镂光莹，献上宁王。宁王大喜，又加异宝，四围镶嵌。限缝之中，却少一环。王对妃子道：“前年上赐一环，道是暹罗国王所贡。凡人佩之，暑天能使身凉，寒天能使身暖，乃是希世奇珍，不是凡间所有，何不取来系在上面！”料理已备，恰好又是九月初一日。宁王升殿，大集宫臣，叫力士取出银限，与众宫臣观看。人人喝采称庆，那孔长史只是摇着首道：“决无此事。”王笑道：“公读书人，终是拘泥常见。两度鹤降，我与妃子明明共见，岂有差错！”那长史不敢强辨，默默羞惭而退，从此与王不合，遂告病回家去了。一连几日，早已十五夜了，王与妃子仍坐台上，候童子下来。只见天门大开，童子复跨鹤下来，稽首王前。宁王道：“户限已成，计重百斤，恐非天下力士不能负去，仙童单身，何能致之？”童子俯首前谢，只见那玄鹤张喙衔之，凌空飞上，如飘蓬断梗，旋舞云中，不劳余力。王与妃子倒身下拜，称羨不已。

次日有司进本，有福建三人获到陈益盗去宁府银三千两解纳，及点名查验，止银三包，解人忽然不见。宁王阅本道：“哦！这周森真无辜了。况前日银户限，也曾用着他。”一面就令有司释放不题。

却说那周森妻子也知丈夫出监铸银户限，欲要见一面，争奈王府关防，封锁得铁桶相似，苍蝇也飞不进去。归家又哭了几日，心中暗想道：“那道人原许我一月后，便见晓报，终不然又成画饼了？”正是悬望之际，只听得外面敲门，开来看时，却是丈夫周森。夫妻一见，抱头大哭，哭个不止。那周森把月宫要银户限，三人获着陈益盗银，及查验一时不见，并自己得放的缘由，说了一遍。他妻子也把道人救了他命，还要力为解纷开豁的根苗，也说一遍，骇得他夫妻又惊又喜，道：“这分明是神明见我们平白受冤救我们的。”双双望空就拜。只见云端内飘飘摇摇飞下一个柬帖来，上写道：

周森幸脱罗网，缘妻某氏志行感格，故全汝夫妇。今可速徙他乡，如再迟延，灾祸又至。

那周森夫妇看了，连夜远遁，逃生去讫。正是：

熬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却说那明彦略施小术，救了周森夫妇，又将银户限去下八宝，用缩银法，万数多银子，将来缩做不上十来两重一条，并八宝俱藏在身边，道：“可以济渡将来。”一日，云游至山东济南府地方，寻寓安歇。那店主人道：“师父，实难奉命，你且到前面看看那告示。”明彦看时，只见上写道：

济南府正堂示：照得目今盗贼蜂起，每人潜匿城市，无从觉察，以致扰害地方。今后凡有来历不明，面生可疑之人，潜来借寓，许歇家即时拿送，即作流贼定罪。倘有容隐，重责五十板，枷号两月，决不轻贷。特示。

明彦看了，便冷笑道：“何足难我！以我的行藏，终不然立在天不成！”

易了服正行，见座栅门上，有一面小扁，写道“王家巷”，巷内闹哄哄一簇人围住了一家人家。明彦也近前去看，只见一个小妇人、一个老婆子。那老婆子摊手摊脚，告诉一班人道：“列位在上，咱这门户人家，一日没客，一日便坐下许多的债，加五六借了衙院本钱，讨了粉头，本利分文不怕你少的。不消说，只开门七件事：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，那件不靠这碗水里来？你守着一个孤老，妆王八醋儿，不肯接客，咱拚这根皮鞭断送了你！”一五一十骂个不住。那小妇人只是哭哭啼啼，一声也不做。这些看的人，也有插趣点掇的，也有劝的，纷纷扰扰，不一时也都散了。

明彦便悄悄问那鸨儿道：“你女儿恋的是谁？”鸨儿道：“是孔公子。”明彦道：“莫非孔长史的儿子么？”鸨儿道：“正是。”明彦暗想道：“那孔长史虽然在宁王面前破我法术，然亦不失为正人。如今看起来，不如将这桩事成就